

## 附錄 拜月亭的折子戲

### (一)〈搶傘〉

#### 1、《車王府曲本》〈奇逢〉全串貫

吳國欽說：「所謂《車王府曲本》，是指清代蒙古車登巴札尔王府內藏的一大批戲曲與曲藝抄本，計一千八百多種，約五千冊。其中戲曲劇本九百多種。這一大批曲本的發現是七八十年前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著《車王府曲本與京劇的形成》的郭精銳也說：「《車王府曲本》指的是清代北京車王府收藏的一批曲本，其中包括的正是乾隆至光緒年間大量的京劇作品。對於這批曲本，老一輩專家已作出了評估，王季思教授認為：『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它為我們提供清代由盛而衰階段的民情、風俗、宗教信仰、民族關係等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從戲曲史的角度看，它填補了崑腔高踞劇場到京劇代之而起的一段過渡期間的空白。』」很幸運的，在這批曲本中，《拜月亭》有〈奇逢〉、〈姑嫂拜月〉兩齣，列在戲劇文學類第八項元代故事戲中。它和京劇會有怎麼樣的關聯呢？我們且看看其內容：

令人驚訝的，發現車王府的〈奇逢〉內容可以說綜合各家版本。和閩南戲〈招商店成親〉的情況很類似。一南一北，卻有這樣的巧合，很值得研究其中關係。比如開頭採用世本，中間則世本、汲本技巧地融合。如「(生白)原來不是我妹子，是位小娘子(旦白)原來不是我母親，是位君子。(生白)既不是我妹子，緣何應我？(旦白)既不是我母親，緣何喚我？」是世本「(白)呀！你不是我娘親，如何叫我小名？(生)你不是我的妹子，如何應我兩三聲？」和汲本「我只道是我母親，原來是個秀才。(生)我只道是我妹子，原來是一位娘子」的結合，也就是把世本的否定句和汲本的肯定句合而為一，真是巧妙極了。接下來「(生白)心忙意急步難行，只為娘行不細聽。不是卑人親妹子，緣何連應兩三聲？(旦白)君子聽奴訴因依，非是奴家惹是非，母棄孩兒尋不見。」則是來自《堯天樂》或《詞林一枝》。

當世隆準備離去時，〈車王府本〉增加了「告君家容奴訴語，念瑞蘭本是豪門姣女，因遭兵火急離門第，急煎煎步怎移？喘吁吁沒些氣力，趨前退後渾無計。」以及「(生白)你看這小娘子到也乖得緊，她深深下我一禮，我用手去相攬她。將兩蓋兒這等一丟，我文生顧了這一把喏，就忘了那一把。看她後影兒到也罷了，不知面龐兒如何。」這些新增的部分不知根據何本？還是自編的？

還有，它與梨園戲一樣的，故意把臉給世隆看：「是君子要看奴家，我有道理，君子請看。(生白)殼了。(旦白)再看看。(生白)足以的殼了。」瑞蘭會

是這樣的女孩家嗎？令人懷疑。它與湘劇同的是喫茶的事：「小娘子可曾吃過茶？（旦白）亂軍中哪討茶吃！（生白）不是那個茶，是你婆家的喜茶餅兒吃過不曾？妙哇！」很可愛的問法，放在現代，是不是要問他請過別人吃喜餅沒？

它綜合了《堯天樂》、《詞林一枝》而且把世隆塑造得更精靈的是：「蔣世隆是個膽小的。去也，不來管你。（旦唱）君子，你請轉來，待奴家尋思，有個道理。（生唱）你那裡既有道理，蔣世隆是個心軟的，我便陪著工夫轉來等你。（唱）若問時權說，（念）與你作…（生白）亂軍中跑還跑不過來，還有工夫去坐。（旦唱）哦哦哦夫…（生白）又來了，卑人放著秀才不作到去夫。（旦白）夫字下面還有一字。（生白）你看，分明是夫妻二字。待我要她一耍。啊！小娘子叫卑人作個驢夫馬夫，終不然作個轎夫抬著小娘子不成？」年輕男女耍嘴皮也是常有的事，這樣的對話是不是很有趣呢？

結尾時除了源自《堯》本、《詞》本，還有自創的，以及《摘錦奇音》的：「（白）既作了夫妻，將衫袖兒放下來，妻前夫後。（旦）望影而行。（生唱索南枝）干戈息，且莫哀。干戈息，且莫哀。覩娘行生得傾國傾城態，粉臉兒吹彈破，雲髻兒偏趨歪。」底下就是問姓名、住址、羅帕、撥綉鞋等，直到「一步步攢上來」為止，都與《摘錦奇音》同。

從這些比較，也許可以多少看出當時北京戲受到弋陽腔及梨園戲、崑曲的影響。它們之間互相傳遞融合，京劇融南、北聲腔之長，集花、雅兩部劇目之勝，合藝人與文人之智慧而成，不是憑空而至的。

## 2、四川〈搶傘〉

根據劉寧顏主編的《當前台灣所見各省戲曲選集》上冊所錄四川劇〈搶傘〉，內容相當驚人，長達二十頁，打破閩南戲〈招商店〉的紀錄。實在佩服四川人的口才。話多又熱情是四川戲給人的感覺。

一開始就有不同，比如「（旦上唱）孤身愁，誰知目下這般憂。耳聽人馬吼，賊子下山坵。忙向林邊走，恐怕有人搜。」然後瑞蘭是躲在苦竹林中，露水甚大，蔣世隆還得用雨械撥開露水。接下來的部分同於《堯天樂》、《詞林一枝》，在問答中多了「（唱）（一字）你那裡三呼四喚，四喚三呼。卻好似子去母啼。」之句。說明逃難原因時「都只為大金國造反……」則和桂劇相同。往下對白增加很多，比較口語化。解下羅帕把臉給世隆看又是與梨園戲同。「小娘子可曾用過茶」又同于湘劇。扯傘時有這樣的對白：「（白）呀！小娘子，你三番兩次拉住卑人的雨械，是何道理？（白）那個拉住你的雨械？城隍廟的鬼，才拉住你的雨械！」四

川戲的瑞蘭似乎更潑辣。而且問的是：「你可曾讀過『關關雎鳩，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生白）好甚麼？（旦白）好『來』！（生笑）哈哈……（旦白）你在笑甚麼？（生白）我在笑那個讀白字的人兒！（旦白）那個在讀白字？（生白）妳就在讀白字！（旦白）何言是白字？（生白）明明是君子好『逑』，何言是『來』呢？（旦白）君子，那『逑』字太粗俗了。（生白）小娘子，那『粗』中還有『細』啲！」像這樣打趣的對白似乎是四川戲的擅長。

講到相貌不同時，也有與《車王府曲本》相同的「前娘後母所生」的想法，對白卻比較粗野。「（旦白）瓜呆子，就說前娘後母所生嘛！（生白）你家有前娘，我家卻無後母呀！」底下有「蔣世龍是個膽小的。」『隆』字變成了『龍』字。再往下又有「我膽小的權充膽大的，放下雨械來等你。」可見《車王府曲本》應是參考川劇而來。「權說是夫……」時，川劇猜的是「夫頭」、「夫尾」、「夫子」。生百般作弄，還說：「我是個『棒打愚人不醒』。」爲了製造諧趣，增加了不少的瞎扯，這也許和四川人的生活步調有關。

接下來兩人同行，又唱又白，其中有世本的、有新增的、有來自《摘錦奇音》的、甚至〈招商店〉中的對話也夾在此。如「（旦唱）老爹爹在朝為官宦，提攜君家有何難？」「（生唱）我不要金帛要恩愛。」兩相討價還價的。往下描寫旁人逃難也花了一些筆墨，再來就是問姓名、住址，其中有「千金婁姐」以及旦問生有「母豬生的？母豬養的？」的粗俗話。然後狂風大雨的戲，少不了世龍幫忙扭濕裙，還用手指挖了瑞蘭手心，惹她生氣，又逗趣一番。接著曬羅裙，搭在背上不好，一說是「妻有痛夫之意」；一說是「娘有疼兒之心」。最後搭在雨械上，邊走邊唱：「前世燒了斷頭香，今世欠下路途債。」「明明是少了我蔣世龍恩和愛。」說得很露骨。

再來是丟金釵的情節，俗諺也出現了：「雞公叫，鴨公叫，各人找到各人要。」有點幼稚化了。扯傘、丟釵定情都有了，接著瑞蘭腳痛走不動了。世龍建議她鬆扣兒、解羅帶兒、剝纏腳兒、取頭釵兒，並想偷看。瑞蘭遂如法泡製，把前面世龍用的那一招搬出來，騙世龍前有哭哭啼啼女孩兒。在他轉頭看時，趁機剝開了紅綉鞋。最後是渡關口了，逢人盤問要如何回答呢？又是一番爭論。旦又以「夫頭」、「夫尾」戲弄世龍，世龍唱：「隨帶著嬌滴滴，滴滴嬌，嬌嬌滴滴，滴滴嬌嬌，如花似玉女裙釵。」瑞蘭故意唱：「就說是，蔣世龍是奴的『吹不脹的豬』」又把「親丈夫」故意說成「清道夫」；「上京去求名」說成「上京去遊魂」；「丟妻年紀輕」說成「丟娘年紀輕」；再改成「丟妻年紀輕，兒子不放心」，直到「（旦

唱)一步一步走起來(生白)列位少陪了」(下)——下接〈過寨〉。

真的是熱鬧有餘，打打鬧鬧，十足一對冤家。這裡的蔣世隆恐怕大異於其他地方戲的溫文有禮，比較接近梨園戲、閩南戲〈招商店〉中的賴皮。王瑞蘭也是，粗野頑皮多了，哪像千金小姐？這也許是四川人的調調，如果是崑曲愛好者，必定難以接受這麼鄉土俚俗的表達方式。湘劇的〈搶傘〉前半以汲本為主，後半加進世本及《摘錦奇音》，雖也增加不少對白和細節，如互相讓傘、丟釵等，但沒有這麼繁瑣露骨，顯得簡潔含蓄多了。而且沒有權做夫妻的爭執，只到兄妹相稱為止。此齣結尾有「下接〈過寨〉」四字，可見是全本戲，可惜無從看到。川劇每一齣都這麼大費周章的話，要花多少時間呢？令人好奇。

### 3、崑劇〈踏傘〉

江蘇省崑劇院“秣陵蘭蘊”有崑劇〈踏傘〉光碟錄製，由錢振雄、孔愛萍飾演蔣世隆、王瑞蘭。王瑞蘭著白色長衫，外罩羅裙，秀氣雅緻；蔣世隆著淺藍色長衫，戴方巾，扮相俊美，溫文儒雅。

(1) 由旦先出場，邊喊「母親，喂呀！母親。」做尋找狀，唱【山坡羊】曲：「干戈起，(白)啊呀！失散母親。(唱)四處尋迷失途徑。(做跌倒狀)好教人淚珠暗滾。啊呀！路茫茫何處去投奔？(白)母親！」(右場下)。(2) 生帶傘出場，邊喊「妹子！妹子！」然後唱【前腔】：「行匆匆趕路奔程，亂軍中兄妹分境。雲層層四野暗昏，急煎煎哪裡去尋？(跌倒狀)。(白)瑞蓮！瑞蓮！」(3) 旦再出場，邊呼「母親在那裡？」生亦呼「瑞蓮在那裡？」兩人繞場後，在台中央相遇，驚訝而退。(生白)「我只道是妹子。」(旦白)「我只道是母親。」(生)「原來是位娘子。」(旦)「原來是位君子。」(旦唱)【前腔】「暗自驚，驀地相逢陌路人，無端呼喚喚呼奴家。」(生唱)「非我無端喚名姓，尋親妹喚瑞蓮相驚，請娘行寬諒心。」(旦唱)「淒清，失母親倍傷情。」(生白)「原來小娘子是失散了母親。」(旦白)「正是。」【前腔】(合)「正是俱錯兩下尋至親。」

(生唱)「拜別娘行，我自趕歸程。」(旦唱)(扯傘介)「求君，求君念奴哀憐，攜我同行。感君免災險，絕不忘恩。」(又扯傘介，傘丟地上)(生白)「娘子此言差矣！自家妹子尚不顧，怎生帶你同行？」(旦白)「君子可曾讀書？」……(生唱)「平白無故，孤男寡女怎同行？免招是非惹禍起，請娘行各奔前程。」(旦踏傘介)唱「君子此言不近情，臨危不救怎忍心？」然後「路中若擋攔，兄妹相稱」(旦白)「如此，你我同行了吧！」(合)【金絡索】：「深謝參同行，解危感三恩。」接著互問姓名、住址、

家世「請問娘子姓甚名誰？家住那裡？」「名瑞蘭，王宅居住汴梁城」，「請問君子姓甚名誰？家住那裡？」「姓蔣名世隆，寒儒出貢門」，「哦！原來是位秀才。失敬了。」「問令尊令堂作何生理？」「爹爹在朝為官，現在邊關。」「原來是位千金小姐。失敬了。」「豈敢。」

起風了，生以手遮頭（唱）：「天色昏沉，驟雨將臨。」（開傘介）「小娘子，雨來了，緊行幾步吧！」「啊！小娘子，沒有雨傘怎生行走？」接著互相讓傘，「不妨，我走得的。」「這兩傘你用吧！」「還是你用吧！」湘劇亦有此情節。（兩人相撞尷尬狀）（旦）「好大的風啊！」（生）「好大的雨啊！」（合）：「風雨交加。」（旦）「你我同用吧！」（生）「使得的？」（旦）「使得的！」二人同傘（旦唱）「風雨同傘濕衣襟，歧路相逢共命運。患難時巧遇君，患難時巧遇君。（二人同行跌倒狀）感君情深。」（生唱）：「休容謙相隨緊，渡津關荒郊莫停。」（合）「早離這險境，同歸故鄉近。」（生）「雨停了。」（旦問生）「君子欲往那裡？家中還有何人？」（生白）「尋妹回鄉。…啊！我那妹子還沒有嫂嫂哩！」「小娘子，雨停了，你欲往何處？家中還有何人？」（旦白）「尋找母親同回家園。啊！我既無姐姐，又無姐夫。」（生白）「你既無姐姐，那來的姐夫？」（旦白）「我是說我那未出世的弟弟還無姐夫。」這裡的對話相當有趣，巧的是前半湘劇亦同。湘劇後面又有變化，非姐夫之說，而是喝過媒人茶沒？不知它們根據何本劇本？

接下來生說：「哎呀呀！那娘子十分有情于我，只是難以啟口。啊！娘子，雨停了，我們分手了吧！」（旦白）「怎麼，你不帶我同行麼？」（再扯傘）（生白）「你我面貌不同，鄉音有別。路中有人盤問，怎生回答？」（旦唱）【前腔】「若有人盤問，教咱怎回答？」（旦白）「沒個道理。」（生白）「沒個道理，卑人去了。」（旦踏傘）（旦唱）「路中有人問，權…」「權什麼？」「權說做夫…」「夫什麼？」「權說做夫妻。」於是「如此，小娘子請，」「君子請。」「小姐請，」「秀才請。」「夫人請，」「官人請。」【尾聲】「她未嫁來我未娶，好姻緣紅繩天意。願太平早成連理，永不分離。」（共撐傘一起下）

崑劇這一齣短戲，共有二次踏傘，三次扯傘，相當多的紀錄。傘，成了不可少的道具。就像《白蛇傳》中白娘娘和許仙在西湖邊遇見時所撐的傘一樣，它在舞台上不但具有美感，而且似乎有一種定情的意義。後來的地方戲都以它為主，這應該是關漢卿在創作時始料未及的吧！傘居然這麼重要。崑劇這一齣，歌詞幾乎全改了，對白則多與湘劇同。比較起來，崑劇像一首清新的小品；川劇像大規模聯套；湘劇像一篇小小說，起伏跌宕，活潑動人。

有關湘劇，附帶要說的是它另有兩點極寶貴的地方：

（1）、徐扶明曾在《元代雜劇藝術》中提到：「有些元雜劇劇本中的情景描寫，又給演員的表演，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通過舞台表演，更加生動具體地表現

出特定的情景。在《拜月亭·走雨》裏，王瑞蘭和她的母親在風雨中逃難，且行且唱：『分明是風雨催人辭故國，行一步一嘆息，兩行愁淚臉邊垂，一點雨間一行恹惶淚，一陣風對一陣長吁氣。噫！百忙裏一步一撒；嗨！索與他一步一提，這一對綉鞋兒分不得幫和底，稠緊緊粘軟軟帶著淤泥。』這段曲文包括一系列的表演動作，如冒雨急走，又嘆息，又啼哭，驚驚慌慌，在泥濘中滑跌，走一步，提一次鞋子，氣喘吁吁等等。如果演員把這些動作演得很神肖，那麼一派兵慌馬亂、風雨交加、慌急逃難的情景，將會使觀眾覺得歷歷在目。我們看過湘劇改編本《拜月亭·走雨》的演出，就有著這樣的感受。」從這些話裏，可以看出徐扶明對湘劇的肯定。雖然他引用的是元雜劇，應是指《幽閨記》無疑。

(2)、周貽白說：「論起歷史來，高腔不但是南北路的老大哥，甚至比崑曲更早稱雄於中國劇場。而長沙一帶的高腔，還是“其節以鼓，其調喧”的明代弋陽腔舊有規模，如欲考察中國戲曲的聲腔源流，實為一最好的借鑒。……甚至有在崑曲中已經失傳的曲文，竟能在長沙高腔中找出。」可見高腔的歷史悠久。他又說：「元施惠的《幽閨記》，在長沙高腔中，尚存有〈搶傘〉、〈拜月〉二劇。據近人任中敏《曲海揚波》引懋綺主人《風月閑情》云：『嘗偕某某觀劇，伶人演“搶傘”曰：“萬古千秋雨又來。”甲曰：“萬古千秋”詞意大謬，當改為“萬點千絲”。乙曰：以文字斟之，疑是“萬苦千愁”。坐人為之擊節歎服，後檢視古曲本，查如乙言。』」從此段小記，可以感覺到觀戲者的水準相當高。周氏察過六十種曲本《幽閨記·曠野奇逢》中，並無此句；《徽池雅調》所收弋陽腔本亦無是語；而長沙高腔湘陽印刷局本《蔣世隆搶傘》劇中，卻有如下一段唱詞：

(小生白) 請問令尊官居何職？(旦白) 聽道：(唱) 爹爹在朝為欽差。(小生白) 令堂？(旦唱) 哎！我那娘吓！母女雙雙逃難來，只為兵戈兩分開。(小生唱) 兩人心事一般同，萬苦千愁雨又來，萬苦千愁雨又來！(旦唱) 狂風起，雨又來。狂風起，雨又來。雨濕羅裙怎布擺？(白) 羅裙濕了，又怎能得乾？(小生白) 眼前一人，不會使用？(旦白) 眼前只有你我，又是誰人？(小生白) 是他。(旦白) 他是那個？(小生白) 掉轉來就是區區。(旦白) 不敢相勞。(小生白) 有勞在後。(旦唱) 雨濕羅裙，雨濕羅裙且扭乾！

上面這一段唱詞，觀諸版本亦未有同，但和今日所見湘劇劇本比照，發現都帶有一個共同點——幽默的風格。世隆表現的是適可而止的俏皮。周氏再找四川高腔〈搶傘〉一劇，發現文辭大體與長沙高腔同，但此段唱詞只有「狂風起，雨又來。」以下即接旦唱「雨濕羅裙且自解」(見重慶刊片版本)。他認為《風月閑情》所記，

也許是長沙一帶高腔。但刊本實不誤。假使其所檢視古曲本更早於今日所知《幽閨記》諸刊本，則又當與《琵琶記》中“玉山供”一曲視同一例了。他還說長沙的高腔除保存了一些早已失傳的曲文外，也保存了一部分久不見諸舞台的老戲。而長沙高腔仍在演唱甚至還有全本，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按：從以上周氏之言，告訴了我們高腔的價值所在。其中所言“萬苦千愁”，茲對照湖南湘劇團送我的 1979 年長沙湘劇高腔全本《拜月記》劇本，驚喜地發現也有這一句。在第一場〈搶傘〉中，當兩人說好兄妹相稱後，一起同行，接著彼此互問姓名、住址。世隆進一步問：「請問令尊？」（蘭唱）爹爹在朝奉聖差。（隆白）原來一位千金小姐，卑人不知，多有失敬。（蘭白）好說。（隆白）請問令堂？（蘭白）怎麼講呀！（隆白）太夫人。（蘭唱）那痛兒的娘！母女逃難到此來，卻被干戈兩拆開。（隆唱）你我心事一般哀，愁人相訴更傷懷。（蘭唱）一般哀，更傷懷。萬苦千愁雨又來，萬苦千愁雨又來。（隆白）呀！雨來了！急行幾步吧！（底下的情節同於崑劇）這兩本不同的是：湘陽版是世隆唱；長沙本則是瑞蘭唱。似乎瑞蘭唱比較適合。又周氏言川劇文辭大體與長沙高腔同，此語有誤。前面已經比較過，川劇對白增加太多，話題不同，風格亦不同。只是情節相同而已。

## （二）〈拜月〉、〈雙拜月〉

### 1、《車王府曲本》〈姑嫂拜月〉全串貫

《車王府曲本》所收藏的名稱與各家不同，叫〈姑嫂拜月〉，很特別。細讀其內容，也是集各家之長，對白增加很多。有些字寫錯或用通同字，可能是藝人傳抄手寫之故。如開頭「小池澄澈」寫成「小池承直」；「疊青錢，泛水圓」寫成「疊清泉，泛水源」；「徑外榴花疊絳囊」變成「榴花滴降南」不知何意；「慵拈鍼指」寫成「永拈針指」。對白、歌詞比較不同的部分舉例如下：

「吓！姐姐，我看你臉帶憂容面帶黃，有何心事惱人腸？（正白）幾番欲把衷腸訴，只恐猿聞也斷腸。」和湘劇、川劇同。「吓！姐姐為何欲行又止？（正白）吓！妹妹，（唱）本待要散悶閑行到台榭，此去若到花園，見了些桃紅柳綠、百媚千嬌，好叫我傷情對景。」來自世本。「（正白）住了，你起先說是傷春，如今又是傷夏，敢是邪了你這賤人了麼！（小唱）妹子心腸非見邪，則料你非為別，莫不是將？（正白）住了！那個與你下棋不成？什麼將不將的。」這樣的對白不知來自何處，別本似乎未見。當瑞蓮講出瑞蘭想姐夫的心事後，瑞蘭生氣了，說她情性歪，心又邪：「（正白）賤人，（唱）你是個女孩家，行不動裙，笑不漏音，纔是婦道之規矩。」

可能來自湘劇：「行不動裙，笑莫露齒，話莫高聲。」的刪減。

再來展開兩人之間的爭執，與世本、汲本不同的有：「(小白)爹娘不要我，單單要你不成。要你這活寶貝，我看看我那活寶貝兒啣！」「(小白)住了！我穿的是爹娘的，吃的是爸媽的，難道你就不吃，你就不穿，好不扯噪！」(正白)你看這賤人好生無理，我若不打他幾下，可不慣了他下次。」「(小白)你又不是我親姐姐，我又不是你親妹妹，為什麼打我？好沒來由，要打請打，請打。咳！爹娘吓！姐姐在這裡打我咧！」瑞蓮喊出爹娘，制止了瑞蘭欲打的舉動。兩姊妹你來我往的，對白犀利，演來活潑生動。瑞蓮的戲尤其搶眼。“評劇”的〈拜月〉也有類似的情節，與湘劇都有用花枝欲打瑞蓮的安排。

瑞蘭不打她了，準備到父母跟前告狀，瑞蓮求情：「姐姐自古道，天能蓋地，大能容小，姐姐你高抬手饒過些。」這部分的台詞也同於川劇、湘劇。「(小白)咳呀！好甘活！姐姐若是不惱，妹子望姐姐笑一笑纔敢起來。」(正白)我不會笑。(小白)你若不笑，我就跪到鷄光叫。(正白)當真叫我笑麼？(小白)哼！哼！(正白)近前來聽著，哼！哼！(小白)也悄悄麼！人家唉唉在臉上，她唉唉在鼻子裏去了。」此處對話稍帶鄉土氣息，是否與北平話有關？有待研究。然後瑞蓮假裝回房，卻躲在花陰深處偷看，還說：「今晚我拿住這賤人的把柄纔好，我纔放得她過。」京劇的口氣似乎也蠻凶悍的。

瑞蘭拜月時唱詞同於徽劇：「(唱)拜星月，寶鼎中明香滿爇。(白)天地神明，月宮仙子。」也一樣只有一炷香。當她懷疑瑞蓮時與湘劇同，都有拿石塊丟的動作。瑞蓮聽了她的禱告，跳出來說：「好吓！好個同歡同悅。別了一身冷汗，怎麼得一塊涼涼兒的西瓜吃纔解渴？」這種台詞大概只有〈車〉本有。她又說：「你燒香有保佑，我燒香可保佑誰呢？」(正白)你你來了為何這等慌？(小白)我倒不慌，你看你老人家倒像篩糠的一般。」這也是別本未見之詞。她問瑞蘭與哪個同歡同悅？「(正白)但願爹娘同歡同悅，有福有壽，是這等說。(小白)有福有壽是這等說也罷，但爹娘不知道你老人家這個孝心，待我替你表一表吧！」(正白)住了！孝在心裡，表出口來就不為孝了。(小白)哦！孝在心裡表出口來就不為孝了，也罷麼！你把那個禮兒還了我，咱們拉倒。(正白)真乃小人。(小白)咱們誰也不是君子……(小白)住了罷！人家放債加七加八哩！難道說我連本兒都折了不成？(正白)那個與你開當舖！(小白)罷啣！」此處對白亦是謎，不知從何而來。最後瑞蓮仍佔上風：「(小白)住了罷！自古道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正白)我犯了什麼法？(小白)你犯了香爐。」「(小白)你說打破了香爐，難



道打破了我的嘴？我拿這個破傢伙，還要告你去哩！」瑞蓮第二次發威，終使得瑞蘭下跪求情。瑞蓮扶起姐姐，兩姊妹同唱尾聲一起下臺。

〈車〉本的這出〈姑嫂拜月〉，雖名曰姑嫂，而戲卻只演到拜月就合唱尾聲下場了。後半的姑嫂相認省掉了，也沒有世本的一大段瑞蓮的質問，可以說熱鬧有餘，抒情不足。對白增加太多，後面的部分就犧牲了。很可惜。

## 2、評劇〈拜月〉

筆者有收集到「中國評劇院」所演出的評劇〈拜月〉光碟一卷，由劉惠欣飾演王瑞蘭，王麗晶飾演蔣瑞蓮。背景是花園一角，天邊有一彎新月。蘭著白色碎花長衫，蓮著紅色小襖，對比鮮明，極具美感。王瑞蘭端莊凝重，氣質優雅。蔣瑞蓮則活潑伶俐，唱做俱佳。特別的是在瑞蘭對月禱告時，螢幕上出現世隆生病，瑞蘭伺候他吃藥的畫面，很不錯的設計。“扇子功”佔了很大的戲份，兩人相對舞扇、轉身、繞圈子、交叉、以扇相接，形成美麗的弧度，表現出姑嫂相認時的歡娛。還有“手帕功”的運用，使小旦的表演更出色生動。

一開始瑞蘭拿著香爐慢慢出場，佈景有花影、石桌、石椅。她唱：「離閨房擎香爐，踏碎星月。悶悠悠，意眩眩，何時把煩惱添？獨步行至亭台前，又聽得小妹她喊聲不絕。」真是厲害，歌詞又是不同。瑞蓮邊叫邊迅速小碎步奔出，動作俐落。瑞蘭把香爐藏好。姊妹互相問好後，妹妹說要幫姐姐看相。（貼唱）：「我看你羅裙兒寬打折，我看你臉色發黃心事幾分，哪裡是體弱又多疾，分明是你有心事背著人。你頭上髮兒懶梳理，走起路來沒精神，莫非是……想著那姐……。」（旦唱）：「大膽的丫頭你快住口，說出的話兒氣死人。常言說女孩兒家聽閨訓，笑不露齒，行不動裙。你竟敢對我說瘋話，把那下流的話兒說出來，那裡是為我看相，明明是小鬼頭你動了春心。」

蘭要蓮折花枝，結果是想打她。「打只打小丫頭，惡言犯我！」蓮假裝啼哭，還口叫爹媽。蘭想：「妹妹她哭哭啼啼眼淚多，倘若是父母跟前說，爹娘罵我，看人家三兄四弟多和睦，卻怎麼外來的妹妹也容不得？」遂又不打了。「妹妹你在花園坐，為姐我不跟你把閒話磨。丫頭休要將我的火惹上，你壞心思一年比一年多，說話像個瘋魔。」貼唱：「說幾句瘋話，姐姐休動火。天能蓋地，大能容小。你是姐姐，我是妹妹。打也打得，罵也罵得，望姐姐高抬貴手饒恕些。」妹又折花枝給姐姐求饒，旦白：「我的心事被她猜著了。」貼唱：「下次再惹姐姐上火，罰我什麼領什麼。小妹失陪要回房……」貼走介，卻躲在花蔭偷看。蘭捧香爐念

了四句引子，對月跪下，才唱到「一炷心香插銅爐」聽到聲響，以為妹妹來了，丟花枝出去，沒動靜，於是再繼續拜月。從看相到這裡，情節、對白都幾乎與湘劇同。祈禱詞則不同了，與地方戲中「小玉花蘭」的唱詞完全一樣，“評劇”真做到一脈相承，相當不易。

唱完後妹妹出現了，她唱：「姐姐拜月訴原因，小妹我不敢驚動，怕有聲音。姐姐燒香拜月為何人？」她不相信姐姐保佑爹娘的說辭，又唱道：「男兒二字我聽得準，同歡共慶我記得真。姐姐你茶不思來飯不想，花園裡燒香保情人。打碎香爐也不要緊，爹娘跟前去說分明。」姐姐求饒，妹要她打掃花台給她坐，還要她抱過去。嫌姐姐動作太重又太輕，故意折騰她。叫她跪下，姐姐不跪，妹妹又喊爹娘了，姐姐只好跪下，妹妹忙扶起，說是玩的。貼唱：「星斗眨眼望，俏語笑四方。明月中天掛，拜月為哪樁？」很可愛的歌詞，也很好聽的腔調。加上漂亮的耍扇及耍手帕的動作，頗為動人。姐姐不講，妹妹又叫爹媽了，姐姐只好實說，與湘劇同的是，都有「他姓蔣。」「他是個沒名字的人。」的對白設計。

(旦唱)：「他姓蔣名世隆，汴梁城外蔣家集。」(貼唱)：「姐姐說出哥哥名姓，不由人一陣心酸淚珠滴。」(旦)「我剛剛說出了他名姓，妹妹你為何淚悲啼？」(貼)「他是我的親兄長，都只為金寇進了汴梁城。多虧義母收了我，王芳是我改了名。」(合唱)「咱二人越說越親近。」(旦唱)「沒想到你的兄長就是蔣世隆。」貼「如果你夫妻團圓，我兄妹重逢，你少不得要拜花燈，堂上堂下忙壞了我。見了你，我就叫一聲嫂…嫂子。見哥哥，我就叫一聲姐夫兄長。」兩人以扇交接，舞出歡欣之情。(貼)「見了我兄長，要叫什麼？」(旦)「叫什麼又有何妨？」(貼)「在花園叫嫂嫂又有何妨？」(旦)「到那爹娘面前，還要把姐姐叫。」(旦)「只因花間的露水重，我與你耳邊低語到天明。」姐姐差點跌倒，妹妹扶住，叫「嫂子！姐姐！」(旦)「妹妹！」兩人含笑對看。——劇終。

無獨有偶，這一齣除了開頭、結尾、及三個願望與湘劇不同外，其他都相同。難得的是：它做到了《拜月記》的優點——曲白相生。以曲文代替說白，唱詞平淺，人人能懂，這就達到戲劇的效果了，算是相當討喜的表演。而湘劇更周全的是，有一段瑞蓮問瑞蘭住宿的問題，問得瑞蘭招架不住了，兩姊妹又是鬥氣一番。這一段對白來自世本，很難得湘劇採用了它，而且還增加了「他住樓上，我住樓下。」「他住東邊，我住西邊。」「他在一旁攻書，我在一旁刺繡。」的瞎扯。細微入裏，不但有趣，還牽涉到招商店，相當重要。另外，結尾時依照原著是悲哀的氣氛收場，這也是湘劇難得之處。大多數地方戲都以喜劇結束，就不合原著的

精神了。過度強化兩姊妹的犀利和粗野似乎也不太妥當。

### 3、京劇徽班《幽閨記》〈拜月〉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到六月十一日《北平晨報》〈國劇週刊〉有一篇〈《幽閨記》〈拜月〉演藝之研究〉，為碧藻所寫。碧藻即傅惜華。此篇文章分七次刊出，其最後附語曰：「此劇雖以王瑞蘭為主，蔣瑞蓮為副。然二人之歌曲與身段，並極繁重，未可軒輊也。舊京徽班中，昔年擅演此劇者，三慶部則有孫彩珠，春豪部則有朱蓮芬，其他無聞。及至近三十年來，舊京梨園，更不見搬演者矣。」據此猜測本文所寫應為京劇徽班所演。閱其曲文、對白均與《幽閨記》同，應是徽劇崑曲。近三十年來不見舊京梨園搬演，可見本文資料之珍貴。文首「引言」有曰：「茲將此劇之角色扮像、歌曲組織、排場身段，不自珍祕，詳述於後，以供同好之研討。」作者就這三方面仔細說明，以排場身段解說最多。舉手投足，一舉一動，皆分析仔細。其中談到宮譜，謂當時以（1）拜月亭全記曲譜卷下本（2）納書楹曲譜正集卷三本（3）遏雲閣曲譜本（4）集成曲譜聲集卷四本，這四家為當時流行印本，而這些多為崑曲本。《遏雲閣曲譜本》向稱完善，最適於實演者之用也。作者還說他另有藏書，有《昇平署鈔本》、《梨園世家鈔本》、《清曲票支訂本》數種，從這裡又可證明出梨園戲與京劇的關係。

此文排場身段記載詳明，比如演員如何出場、步伐如何、眼神如何、手勢比畫、所站位置，均一一交代。其中所唱曲詞均與原書同，可見當時演員之功力。後來之地方戲，曲詞多半減省或改編，很少照原著唱。對白則變動更多，此齣不然。只在賓白方面稍有一些增加而已，如開頭有旦夾白問式：「妹子看我容顏，比舊日如何？」妹妹唱答後，姐問：「你量我什麼？」貼對旦笑曰：「吓！話便有一句，不好說得。」旦追問式：「但說何妨？」貼白：「只是說出來，恐姐姐著惱。」旦恭自搖頭白：「我不惱，你說！」貼統椅式笑念：「吓！如此嘛！我說了咧！」旦白：「你說。嗯！」貼側上身看外，連唱：「多應把……」。當旦責備貼後，貼近旦身念：「你才說過，是不惱的吓！」還有：「姐姐為何如此著惱？」像這樣在唱段中適時加入對話，使氣氛更婉轉流暢外，人物個性、關係也更突顯。

瑞蓮假裝要回房時，姐姐問：「吓！敢是我說了你幾句，使性要去麼！」貼對旦念：「姐姐說那裡話來？」瑞蓮走後，旦做隨貼看下式，念：「不想被這丫頭……」對正上：「胡猜亂猜」，對右上：「一腔心事」，迎上一步，即含笑雙袖按口退下，連念：「竟多猜著了！」然後準備對月禱告時，對右上念：「祈保他疾病

早痊。」念至此一頓式，又接念：「功名得遂。」拜月被瑞蓮發現後，貼曾說：「姐姐燒得好香吓！」當旦知道貼兄乃世隆後，兩人有「失敬了」、「好說」的現代語。瑞蓮交代身世時，旦曾問：「因何隨著我母親？」這一句也是古今本沒有的。姑嫂相認時，貼說：「如此，姐姐請上，做妹子有一拜。」旦白：「做姐姐的也有一拜。」〈車王府〉本也有此舉，顯出姊妹之情。但在訴說招商店之事時，旦白：「吓！妹子，我爹爹還猶可。」「嚇！可恨六兒這畜生！」雙手攙貼唱：「吓！當不過他——」貼問：「他便怎麼樣？」旦丟貼手落，連唱：「搶來推去望前扯。」這一部分是別本所無，何以特別強調六兒之過？相當奇怪。結尾也都與《幽閨記》同。

以上三齣〈拜月〉，都各有特色。真的是各顯本事，各顯風騷。如果來一場各地方戲同一齣的比賽，一定饒有意趣，不知會是怎樣的場面？可能難分軒輊吧！期待有這樣的一天。

### （三）〈招商店〉

#### 1、梨園戲〈小梨園·蔣世隆〉第五齣〈宿店〉

地方戲中已大致介紹過，小梨園此齣特別的地方是：丑角扮店公，有唱有白，戲佔了前面三分之一，到生、旦房間之爭為止；中幅生、旦主戲；後面三分之一部分，貼扮店婆上場，分配得很平均。比如一開頭，店公唱：「酒店路西，窗外花香風送來。」後又唱「酒旗斜掛在只小樓西，幾張椅桌，小心安排，清閒度時，不管閑事。」一幅村間小店的畫面浮現出來。隆、蘭準備要進店時，他唱：「元宵美景，處處人盡點燈。街坊上，裝出都是好旦好生，裝出紅娘張君瑞，西廂下喜逢崔鶯鶯，尅人啊！將只頭巾倒戴也奇異。」似乎在襯托當時之景。世隆點酒時，他介紹的酒多過其他各本：「（丑白）我算度你聽，狀元紅、竹葉青、葡萄綠、真珠紅、酸酒、謝酒、白打浮、馬仔吼、過溪漏、籃草棕。」（生白）「許馬仔吼是乜酒？」（丑白）「勿瞞得秀才，卜食俗的人，一個錢卜買一大碗，飲到嘴內酸帶澀，不愛吞落去。即號做馬仔吼。」有這麼多的酒，蠻壯觀的！聽都沒聽過。接下來選酒、勸酒扯上大半天，店公等於兼酒保，一人司二職。

然後蘭、隆為訂房爭執、世隆叫門、以及房外的辯論幾場戲。吵到世隆叫店主開門，終於換店婆上來了。她唱：「聽見乜人囉嚇，乞我心內疑，疑是伏保，人盡憔悴。進前去，我今進前去，借問只拙下落。」她說「婆啊！日間共人做媒人，賺得些厘錢銀，通來添貼買菜蔬，我纔即返來呢！」（生白）「嗚！婆啊！你會共人做媒人，我只處正欠一個媒人。」這也是《幽閨記》所沒有的，可知店婆

還有副業。從這裡開始，店婆的戲佔了四頁之多，幾乎以她爲主了。

底下這部分是店婆的花招，頗爲精采。且看她如何安排，她問清楚了兩邊的情形後，先把世隆帶到另一間房，(貼白)「火光我吹熄。」(生白)「啊！不通，吹熄都就無趣咯！」(貼白)「秀才，你亦真正好笑啊！都卜愛得見頭見面，今而放只桌角咧！」(生白)「都亦是光。」(貼白)「待我拿衣裳共伊遮咧！好哉！遮好咯！」看，這兩人串通好了的。店婆還用了一句俚語：「婆啊！不騙人，破人姻緣七代窮。」然後她去帶瑞蘭，騙她說：「秀才去睏了，走路來辛辛苦苦，吃些厘酒，倒落床就睏。」(旦白)「婆啊！咱亦著來睏」(貼白)「著！咱亦著來去睏。」(旦白)「拙烏暗那無點一個火照人。」(貼白)「娘仔！你亦真正夠呆，秀才那鷄糞呢，看見火影伊就會來尋娘仔你。」(旦白)「今卜佢樣。」(貼白)「娘仔！你手按我肩頭咧！那有高低我即共你說。」(旦白)「著！阮手按你肩頭咧！那有高低你著共我說。」(貼白)「來去，來去啊！」店婆有點狡猾，而瑞蘭有這麼傻麼？怎會想出這樣的劇情！透過這樣的文字描寫，想像兩人模樣，會不會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她把瑞蘭送進房後，騙她說枕頭忘了拿，去去就來。還要瑞蘭把門門好，她再從外面鎖好，世隆就進不來了。一邊走時一邊還說：「許裡面一對親像孤鴿公孤鴿母一般。」充滿俚趣的語言。真相大白時，瑞蘭歎了一聲：「噯！店婆你亦真正害人！」這話倒是真的。(旦唱)「詩書萬卷通，龍門高一跳。來日吐鋒芒，正是青春愛年少。」(生唱)「看伊行來步步嬌，口中不說微微笑。路中情意好，今旦不應又推故。」此處世隆心情應是同于《幽閨記》之「看她喜時模樣，愁時容貌，燈兒下越看著越波俏。」

結尾部分，店婆來叫他們起床，這樣的安排似乎多餘。而店婆向瑞蘭恭喜後離開時，瑞蘭罵了一聲：「死老姐你！秀才，天光咯！起來。」顯得粗野些。最後兩人總算對天發願，(生、旦同唱)：「齊來發願，當天投告，但願百年相結托，今暝雙人情意好。願在靈鷄且慢啼，一對夫妻相隨好。」按照歌詞之意，應是夜裡禱告才對。怎會是早晨？令人不解。原本《幽閨記》是這樣的：「海誓山盟，神天須表。辦至誠，圖久遠，同諧老。」(旦)「恩情豈比閒花草。」(生)「往常恨更長寂寥，今夜只愁天易曉。」

## 2、閩南戲〈招商店〉

閩南戲的〈招商店〉又與小梨園不同。開始時淨扮酒保唱：「一座心香拜謝

天，且喜世界得平靜。……」（前面已提過，不再列出。）語言用詞比較典雅，沒有那麼方言化，且內容同於汲本《幽閨記》。酒保自吹自擂，強調酒味之好，不像小梨園的悠閒自在。如「草舍茅檐門面不整，酒味好真個是杯浮綠蟻，醉滴珍珠味，瓮發新醅。酒旗掛在小窗前，千里客商亦來買。」底下選酒部份又同於世本，難得的是生唱【北調駐雲飛】歌詞很少改動。只有首句從「村釀新葛」改成「酒店清幽」。喝酒時不同於別本的有這樣的情節：（生）纔自飲幾杯酒，不覺昏倦，不免就只桌上暈一下。（旦）悶可消除。動問公公高姓？（淨）老的姓王。（旦）恐畏醉倒王公賣酒廬。看天色晚了，起動公，共阮叫秀才起來趕路。（淨）我看秀才不是暈亦不是醉，那是愛娘子去叫。我不免假佐娘子聲音來去叫。秀才啊！天色晚了，快起來趕路。（生）娘子請了。（淨）是老的，你莫羞死我。（生）老人可惡。（旦）天曉催人去。（生）好酒留人住。娘子再飲一杯。這一部分也是來自世本，後面增加淨角的戲，應是閩南戲所獨有。

接著「醉魚」的故事、訂房的細節，這裡也有一些新增的對白：「（生）你只老人心肝大，一兩銀乞你，心勾未足，又卜娘子釵。釵是誰的？是我打乞娘子帶的。我無聲，伊敢乞你？」（旦）秀才，釵是我爹媽打乞阮帶的，是恁乜的？（生）爹媽偁生？我的偁生？總是一家事。（旦）阮不愛人宗已丈。（淨）我看恁二人即是好笑，卜有乜事，便著路上斷定。來只店中，磨死老的。我且問你，恁二人正是乜親？（生）你這老人又顛倒了，阮是夫妻是乜親？（淨）夫妻就不該障生。（生）你不知，早開路上來共我言，竟乞我罵，今即抗拒我。（旦）伊騙你，阮不是夫妻。（淨）不是夫妻是兄妹？（旦）不是，是朋友。（淨）老的今年八十九，不見丈夫共汝娘子結朋友。秀才那卜即好朋友，今晚乞老的佐中道，亦搭一腳如何？（生）老人不樸實。這個淨角的戲亦佔了三分之一篇幅，哪有酒保和客人磨礮這麼久的？生意都不做了。

然後瑞蘭進屋，不讓世隆進來。世隆叫門，瑞蘭在屋內和他辯論。閩南戲的歌詞幾乎都同於原著，只有對白較有更動：（旦）「都是秀才在只，障更深了。不去暈，只外搭椅搭桌，勞堪店主得知，好見失禮。」（生）「你會困得，我袂困得。」（唱）……（生）「昔日林中喜相逢。」（旦）「多蒙扶持出禍叢。」（生）「有緣千里終相見，無緣對面不相逢。」（旦）「只二句可佐偁說？」（生）「有緣，娘子在香閨綉閣，小人在林邊偶逢，只便是有緣。無緣，共娘子行拙久路了，並無半點相交情意，便是無緣了」這些對話來自世本，句子稍有改變。底下劇情與小梨園、《醉怡情》同，但多引用了一句俗語：「（生）現鐘不打，何處煉銅？千羊之皮，難比一狐之腋。」也是來自世本。……（旦）「秀才，你何故說只話？」

世界擾亂，天子尚且蒙塵，我共恁來亦是。孔門秀才，令妹目今失迷，焉知不共看牛看馬人去？」這裡的「世界擾亂，天子尚且蒙塵」二句屬於文言文，夾在其中，與閩南語言有些銜接不順之感。

再往下的內容，包括「告而不娶」、「瓜田李下」等，世本、汲本兼而有之。又提及「毛詩之言」，生怒曰：「你當耍，我當真。無緣暫且分別去，你往東行我往西。」惹得丑角店婆出現（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都是官人在只。」講了兩句上場詩，別本所無。（丑）「我去共人佐媒人，今即返來。」比小梨園簡潔。她兩頭質問，且唱「非是我忘恩負義，……」店婆撮合。（生唱）：「謝得婆婆好意，說合二人偕老，夫妻終久有日上雲梯，金榜上帶我名字。許時節，狀元已定，夫人奇異。千金不惜重謝你恩，讀書人自有衝天志。」歌詞與世本大同小異。

店婆設計的部分沒有小梨園精采生動，多用口述。（丑）「亦罷，秀才同阮公去困亦罷。」（生）「驚我，我只處坐到天光，我也不去困。」（丑）「秀才你拙呆，我總即一間房、一張床，你先房內去，然後才引娘子去，我托事故出來，甲伊將門關了，我外面鎖了，便是神仙亦袂得出來。」中間省掉了帶路細節。進房後，且唱：「詩書萬卷通龍門，高跳容易。一旦遇紅樓，便起芳心性」歌詞亦從世本變化而來。生以「罷了！夫妻既不諧，從今各分離，娘子往京畿，小生歸故里。」相脅（旦）：「且住步，且暫停，我再尋思莫性急。」最後，（旦白）：「阮比一匹布丟許色水，難頭洗亦袂清氣。」（生白）「罔障大家年，何必羞恥。」結尾三曲【袞遍】同于世本、汲本，然與對白一起，似覺文氣格格不入。最後還是以方言歌詞結束：「咱今冥勝入洞房，閣吩咐靈鷄且慢報，一對夫妻天注落。」

### 3、南管戲〈招商店〉

南管戲的〈招商店〉在地方戲也稍提過。它的開頭與結尾和小梨園、閩南戲不同外，其他與小梨園相同，大同小異，情節簡化了些。開始由蔣世雄（即蔣世隆）先簡單自我介紹，就直接進入招商店叫門：「娘子，開門！開門！」（瑞蘭）「是誰？」（世雄）是我卜是誰。……（蘭）「那許桌上暎。」（雄）「只桌上卜障暎亞，娘子，開門！開門！」「桌上暎」是多出梨園戲的地方，還有「啊！娘子薄情，你真薄情亞，青竹蛇是嘴……」罵蘭薄情亦是梨園所無。底下南管唱的是【北青陽】「掛煩受惱」；梨園是「今日障說」。另外，（蘭）「乜事未暎得，只外打椅撞桌，誤堪那卜驚醒店主起來，我看你卜賴無意思。」小梨園則是「三更半暎在許外拍椅拍桌，可堪若是驚醒店主，阮看你那障無意思。」類似這樣小小的

差異蠻多。當蘭建議買個丫環伺候時，雄說「正是便鐘不打，何處煉銅。」（蘭）「煉你一個骨頭銅。」（雄）「啊！乜骨頭銅障說。」也是南管才有。接著店婆出場，兩邊詢問。沒有店婆的騙局安排，不知劇本是否有遺漏？然後就是瑞蘭在房中了，一番爭執後，到蘭終於答應。兩人合唱【燈花開透】「燈花開透，於流亮透入羅帳中。娘子恁是如金似玉，我君恁是如畫似妝。……好好怯怯，自有小人敢擔當。好好怯怯，自有小人敢擔當。」

以上三種戲，演的都是同一齣，也都是閩南口音，表達卻各有不同。研究起來，頗有趣味。小梨園應比較早，它的內容、用詞都以世德堂本為根據。而為了因應地方民情，唱詞、用調、情節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或創作。如店公、店婆的戲，可能是泉州地區比較重視的，讓丑角、淨角有所發揮。閩南戲的劇本是龍彼得所收藏，不知來自何處。但從措辭來看，起首依據《幽閨記》，而且曲文多半按照原詞，比較沒有鄉土語言，所以時間應較晚。編劇者還可能受到京劇影響，時有一些文言句子。太多本的綜合，使得劇本稍嫌生硬，對白太多，演來可能有繁瑣之感，不易討好。南管戲的時間很難確定是否比梨園早。因為是手抄本，有沒有遺漏是個問題。但開頭、結束確實與另二本不同，是否祇用於清唱而已？我看過彰化南管戲團吳素霞老師提供學員所表演的錄影帶，因為非專業藝人，只是看個雛型。情節與梨園戲同，但卻有些沉悶單調，一是語言問題，冗長的對話，不先仔細閱讀，是很難完全聽懂的。二是表演問題，小小的舞台，沒有佈景，像店婆帶世隆、瑞蘭各一次到房間時，繞來繞去，不了解劇情的話，是看不出他們在做什麼的，這樣表演效果就打折了。所以這齣戲要演得好，必須設計一下舞台佈置、店小二要活潑些、對白要簡化些。都是重點。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招商店〉的意義，在那亂離的特殊環境中，橫在世隆、瑞蘭面前的門第懸殊消失了。沒有了“媒妁之言”，沒有了“父母之命”，三教九流、無所不往的“招商客店”成了青年男女自由結合的場所，是所謂的背叛綱常？還是店主婆說的通權達變呢？何以各省地方戲都不演此齣戲，而保留中國古代戲曲原貌最多的「梨園戲」，卻獨獨剩下“招商店”一齣戲？而且劇情改編得更加曲折。這裡頭有什麼深意嗎？有什麼特殊背景嗎？嚴格說，瑞蘭多少是由於無奈，她其實是被迫的。小梨園中「（生白）娘子你著准一下。（旦白）人阮不啊！（生白）娘子你真是不否？（旦白）真是不啊！（生白）咳！罷了！（唱）姻緣竟不許，你往東行，我向西走。」「親情若不許小人，譬做江水難洗。」（旦唱）「卜力心腸



割，阮再愛囉嚇，尋思乜羞恥阮開口惡。」(生唱)「看伊人心歡喜又憔悴，都是一般又好，越自惹得心事都障顛倒」。(旦唱)「看伊人心性緊，阮只姿娘人推亦惡。」小梨園其實把她的委屈不願表達得很明顯，美好的洞房花燭夜不應該只是這樣的。原著中的她是個很單純、恪守禮法的千金小姐，迫於世隆、店婆、店公，似乎沒有人站在她這一邊，弄得她無所適從。試看世本中她說的：「……半路偶逢君問妹，中途一路得提攜。指望送奴歸故里，誰知逼我做夫妻。你是讀書君子行正道，休惹旁人說是非。」她唱的：「非媒不娶從來語，送奴行朝而去，稟告爹知，把綵樓高結，招他為婿，強如路上成婚配。」說得很對啊！梨園戲也許顧慮到這點，乾脆改編成被店婆設計，所以她個人的意願完全被抹煞了。這齣戲放在現代來演，很值得年輕人好好研究男女心態的不同。

#### (四)〈請醫〉

##### 1、京劇〈老黃請醫〉

王大錯《戲考》有言：「崑劇《尋親記》中有〈請醫〉一齣，係一客店主人名老王者，因其店中有同來之男女二客。其男客忽然抱病不起，老王素知村中有醫生名劉高手者，因即前往延請，為之診治。全劇自請劉始，至診畢送劉出為止。中間徒以插科打諢，形容三家村中之庸醫為主，無甚曲折情節，此即以崑劇翻成京腔者。故其大概，與〈尋親記〉中之〈請醫〉同。其出門時用藥名編成之句，亦係套諸崑曲，而小有異同。兩人科白問答，亦以崑劇為藍本，惟斷去兩太陽之箭頭，及我是外科不是內科等語，則係從蘇儼中穿插而入。按諸崑曲中，此抱病之客，當即周瑞隆。此劇以李百歲為最擅名，其挖苦庸醫之處，頗淋漓盡致。惜其京語不能改變，為一缺點。然在京津間，則故無此缺點矣。」

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崑劇與京腔的淵源，以及地方戲的特色。有些戲採用某一種方音表達，就有其特別韻味。〈老黃請醫〉之所以成為北京熱門的齣目，自有其語言魅力。底下節錄比較精采的部分：

(店家上)高掛一盞燈，住的四方人。我老黃，就在此地開了座招商客店，買賣倒也茂盛。前幾天來了兩位客人，一男一女，手裡有錢。男的病在這塊兒，若是死啦，知道的說是病死的；不知道的說我老黃謀財害命啦！我們這兒有一位劉高手，乃是名醫，不免請來調治。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到了，劉高手先生在家沒有？(丑上)哎！唱就唱托兆，金烏墜，不唱也行，五代名醫。(黃)錯了。(丑)我剛出來，就錯了。(黃)人家都是四代名醫，你怎麼五代呢？(丑)外

頭傳真方賣假藥的人多，那是我五代玄孫。口氣真大！也真會胡謔。(黃)是了。

(丑)三方人盡知。(黃)又錯了。(丑)怎麼？(黃)人家東西南北四方，你怎麼三方？(丑)我也知道東西南北是四方，北方壬癸水，韃子的地方，都叫我治死啦！治絕了根了。聽了真叫人噴飯！

(黃)我來說一聲吧！我是開招商店的老黃。(丑)你是招商店的老闆老黃。(黃)啊！(丑)好王八旦！(黃)你怎麼叫應了罵我？(丑)我罵我的眼睛，連你都不認識啦！你做什麼來了？轉得可真快，庸醫其實很機伶的。出門時用藥名編成的吩咐，京劇比較簡潔，也有趣多了。茲錄如下：「吩咐丁香奴劉寄奴，好好看守麥門冬，別叫木賊子上我十二重樓，盜去我丹砂袍子，鹿茸帽子，皂角靴子，將我海馬拉在素沙灘前。飲些水銀，若有人參來尋我，讓在官桂堂上坐，倒一碗普洱茶他吃。天晚了，手使紅燈白蠟，接我當歸。倘若百步去遲，將你們網在桑皮樹上，打你們三千燈草杠子，七千竹葉片子。打的尿君子直流，我是半夏也不饒。」銜接得很順暢，而且還帶有故事性，頗有妙趣。

接下來，箭道他不走，因為曾把中箭小孩治壞，他還說他只管外科，不治內科，理由真多。走亂葬崗也不行，有次跟小孩踢球，踢到墳窟窿去了，他用手去找球時，「一撒手，了不得啦！裡頭冰涼的一隻手，攢住我的手。他還說話呢！

(黃)說什麼？(丑)他說劉高手劉先生，我活著你拿湯藥灌我，死啦遂拿丸藥打我哪！」說得可真傳神，活靈活現的。走糧食市也不行，怕被笑是「唆雞巴的槐哀夫。」胡謔亂講，終於到了。在門口時，說他犯了賤病，要老黃罵他。從「老王八」罵到「老王八旦」還不行，到「老兔子」才可以。

進去看病時，拿棍子要打病人，怪人家不回禮。然後看診老是拿婦女病亂猜，這部分同於《幽閨記》。不同的是數板念病情時加了這些：「請幾個和尚念經文，快到鄴都城，前去收他的魂。」還罵旦角不會哭，「飯桶！哭你都不會，我教給你。(丑哭)孫子！」被旦角轟出去。又哀求老黃告訴他病因，再讓他進去用「懸絲候脈」診病。結果又沒帶工具，用杠子候脈，說出病情，旦稱讚他高明，他答：「我高明？老黃不告訴我，一輩子也不曉得呀！」可見有多笨！旦求他扎針，他又說病人扎過了。找到屁股眼兒以為是針眼，亂七八糟扎了針，又要吃飯去。

旦求開藥方一段是最精采的：「(丑手摸旦頭)清絲。(摸臉)浮粉。(摸鼻)素砂。(摸嘴)荳蔻。(左腮)羅卜。(右腮)水羅卜。」又叫老黃過來，從他身上取藥：「(丑摸黃頭)(黃白)什麼？(丑)兔腦丸。(丑摸黃鬚)(黃白)什麼？(丑)兔兒絲。(丑拍黃背)(黃白)什麼？(丑)龜板。(丑摸黃手)(黃白)什

麼？（丑）雞爪黃連。（丑摸黃屁股）（黃白）什麼？（丑）尿君子。」然後又說：「僅你們草藥不成功，我自己也有藥。（丑自己摸鬚）（黃白）有啦！兔兒絲啦！（丑）龍鬚。（自己摸手）（黃白）有啦！雞爪黃連啦！（丑）佛手。（丑撒尿）（黃白）什麼？（丑）童便。統共煎服，吃啦就好。」誰敢吃？

然後是病人吃藥吐介，折騰得有夠衰，還要給錢謝謝。黃又問他，爲什麼客人住幾天就生病？丑說風水不好。黃要他想辦法：「（丑）待我與你細看看，哎呀！你得罪的是你們家親。（黃）你趕緊想法子才好。（丑）我這兒念咒，你跪得這兒送才行。（黃）我說什麼？（丑）你說祖宗你走罷！（黃照說）（丑）聲兒太小。（黃）祖宗你走罷！（丑）聽不見。（黃大聲白）祖宗你走罷！（丑）我不走還住得你們這兒。」（同下）你看可憐的老黃被耍得團團轉，還被庸醫佔了個大便宜。庸醫醫術不佳，作弄人的功夫卻是一流，令人恨得牙癢癢的。

## 2、國劇〈老黃請醫〉

位在台北內湖的國立復興劇校也有單獨的一齣〈老黃請醫〉。在其所編的《劇本研讀》中有言：「國劇〈老黃請醫〉自老黃上街延請庸醫劉高手演起，至劉高手診完離開客店爲止。主要人物是老黃和庸醫劉高手兩人。其內容在於將庸醫胡治亂診、招搖撞騙的行徑誇大並且醜化，來引起笑醫，達到諷刺的目的。由於這是一齣小丑戲，全劇自然是笑料不斷。這些笑料有的襲自《幽閨記》；有些係亂彈劇壇所習見；有些則爲首創。……本劇以嬉笑怒罵的手法諷刺庸醫誤人，在笑聲之外，其實是極具批判精神的。〈老黃請醫〉是單折的丑角戲，雖有幾句唱詞，但只供點綴，全劇仍以丑角的逗笑爲主。」另外，蕭長華曾有唱片行世；書籍方面，復興劇校出版的《國劇劇本——老黃請醫》，由王鳴兆先生根據郭春山先生的教授整理，有保留劇目的價值。且看國劇劇本有什麼不同。

此劇本紀錄極爲仔細，先有劇情說明、人物介紹、提綱。人物有劉高手、老黃、蔣世隆、王瑞蘭。提綱標明獨幕劇。其次有服裝道具介紹，圖片和文字說明皆有，舉凡臉部化妝、衣著顏色、式樣，從頭到腳均有註明。正式上演時，演員除了對白，面部表情、手足動作、所站位置、旁奏音樂都有點出。

（老黃）（內白）啊哈！（上場唸對兒）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我招商店老黃，只因我這店裡來了兩位客人。一男一女，這個男的嗎！病在我這兒了，叫我嘛請個大夫去。我請誰呢？有了，我們這兒有個劉高手，劉大夫，我呀請他去，就是這個主意。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拐彎兒抹角，抹角拐彎。到了，劉先生在家嗎？劉先生在家嗎？（丑內

白)咳……(唱二簧倒板)金烏墜，玉兔升，黃昏時候，盼姣兒不由人珠淚雙流。誰呀？(老黃)我呀！(劉高手唱)我的兒啊！(老黃唱)七郎兒，回雁門，搬兵求救，為什麼此一去不見回頭？那小東人闖下了，塌天大禍一樁樁，一件件，樁樁件件，件件樁樁。對小妹我細說端詳。(劉高手白)誰呀？(老黃)我呀！(劉高手)別忙，別忙，我這還有一道門哪！(老黃)是我。(劉高手)哦，大兄弟，你好呀！(老黃)我好，你好嗎？(劉高手)我好，大妹們好。(老黃)好。(劉高手瞪著老黃)家裡的鷄、貓、狗、蟲子、臭蟲、蟻子全都好。

兩人的見面方式完全不同於上面的京劇〈請醫〉，可說是劇校自創的。劉高手一上場即模仿《十八扯》，和老黃各唱一段流行的戲詞，彼此調侃討便宜。從這兒正好彌補《戲考》〈老黃請醫〉中看不懂的地方，原來是歌詞。接著兩人一番寒暄後，劉高手竟問：「你是誰呀？」真叫人捧腹。有這種事？講了半天話，對方是誰竟認不出來，這裏的劉高手有點老糊塗了，等他認出後，又嚇了一大跳。

(劉高手)哎喲！打鬼，打鬼呀！(老黃)你幹什麼打鬼呀？(劉高手)你全忘了，前兩天，你不是得了個小三招的病嗎？上我這兒瞧來了，我一號脈，哎！受了點涼，給你開了個藥方。那裡有四錢麻黃，我給你開錯了，開了四斤。我說你要不吃我這藥，還則罷了。(老黃)要是吃您的藥呢？(劉高手)吃了我這個藥是準死沒救呀！你八成死了吧！跑我這兒顯魂來了吧！(老黃)您還提呢！前些日子，我不是得了個小三招的病嗎？上您這兒瞧來了。你給我開了個藥方，藥嗎也抓了，也熬得了，擱在桌上那兒涼著。我還沒喝呢！兩貓一打架，全給打灑了，一著急我這個病就好了。(劉高手)怎麼喳，沒吃我的藥？你的病就好了，真是家門有德啊！(老黃)那我要是吃您的藥哪？(劉高手)那你就死啦！真格的你的病好了，上我這兒幹什麼來著？

這樣的庸醫著實令人緊張。在醫術不發達、教育不普及的鄉間，相信有這樣的庸醫，靠著一張嘴自吹自擂，膨脹自己，賣關子，耍大牌。偏偏就有一些愚民相信他，冤枉被醫死，無從申訴的一定不少人。幸好這裡安排的妙！老黃的藥被貓兒打翻了，救了老黃一命。接下來老黃請他去為客人看病，老黃為他背藥包，劉高手對門內吩咐一番的藥名大集合，都與京劇略同，只有四個藥名不同：「橈沙袍子、硃砂掛子、刮樓帽子、造白靴子。」不知是否語音或抄本之誤？走箭道他不走，是因為「我那有個缺角。」京劇說的是：「我在箭道丟過人。」走爛屍崗子也不行，「我也有個缺角的事。」不同的是京劇中他自己主動去踢球；國劇裏

則是小孩子要他踢球。老黃只好帶他抄個小道。京劇中不太雅的走「糧食市」一節就刪掉了。這之間，兩個人互問生意好不好。（老黃）哎！湊合著吧！哎！我說劉先生，您那兒怎麼樣？生意也還好吧！（劉高手）哎！好什麼好哇！該死的都不死了；該病的都不病了。到了沒有？

然後旦扶生上，劉高手準備進門時，右手扶右腳作抖介。他說他得了罵病，要老黃罵他。京劇則說是「賤病」，罵的都一樣，最後罵「老兔子子」才停。真是怪人！京劇是「老兔子」似乎弱了點。他拿棍子要打世隆，還以此認定他死不了啦！因為他還知道躲，真是歪理。此手法類似於《金瓶梅》中，趙太醫說病人還認得他，死不了一樣的唬人。京劇則是怪病人沒有回禮，這個老頭可真不好惹。接著號脈，數板念病情：「哎呀！脈氣昏沉，脈氣昏沉，兩手如冰嚇死人。叫人快把棺材買，請幾個和尚唸經文，唸經文。」比京劇簡化，少了後面兩句。他把脈把到手背去，被老黃指正後，老著臉說：「我試驗試驗，果不其然是在這邊。好！我當了八十多年大夫，今兒才找到脈門在這兒。」臉皮真的是夠厚了！京劇沒有把手背，倒是扎針時找到屁股眼兒，（丑）說：「哎呀！我這個比他那個還大一圈。勞你駕，我當了一輩子郎中，我才曉得屁股有眼。」一樣的糊塗到家。「胎前產後、血氣失調」，這些女人病，病名稍有變化。與京劇又不同的是：他和老黃商量，要老黃告訴他病因，所收的錢再對分。於是用棍子號脈，真是亂來！然後開藥方，與京劇同，從老黃及自己身上瞎湊，多了「龍頭丸」；少了「童便」；旦角身上的部分則省掉，大概是覺得不妥之故。

看完了病，旦給銀子，叫「馬錢」。劉高手自己獨吞了，老黃說他，他竟說：「咱們都是自己人哪！你何必這個樣子呢！」老黃只好認了。最後看風水，劉高手說：「你們家祖宗跟這兒攪你呢！」與京劇不同的還有，劉高手騙說老黃家祖宗就在他中指上，他要把他們一起帶走。就這樣叫老黃跪下，還大聲叫：「老祖宗您走吧！」比京劇更拿蹺，把老黃耍了半天，最後說：「我唱完了戲不走，我還住在這兒嗎？」（拿包袱連唸帶走）（老黃）咬牙切齒地：「你別挨罵了。」

以上二齣各有不同，比較起來，京劇同於汲本，大幅度誇張庸醫嘴臉，從原著一點線眼就可以發展出許多枝節，編劇者瞎掰的功力驚人。國劇比較口語化，一般觀眾都能聽懂。而且編得比京劇更周全，避開不夠文雅的地方，截長補短。人物塑造方面，國劇的劉高手似乎較親切糊塗些；京劇比較狡猾尖酸。相對的，京劇的節奏快些；國劇有點緩慢，各有其優劣。但誤人生命、訛人錢財的主題則是一樣的。

〈請醫〉的發展的確令人意外，雜劇中是良醫：「這大夫好調理，的是診候的強。」簡單帶過。到了世本，出現了庸醫的面貌：「我做郎中是慣，一街醫了一半。說盧醫從來不曉，講扁鵲只是胡亂。我的藥方相傳，一年醫死千萬。東邊一個方纔合棺，西邊一個又將氣斷。南邊一個買棺材，北邊一個不曾喫飯。不知何人叫我，這個又是死漢。」俐落有趣的節奏，勾勒出這樣的一個庸醫之後，開啓了《幽閨記》的大肆鋪張。除了賣弄藥名，舉凡看病、吃藥、扎針，都有新的發展。到了崑劇、京劇，又增加路上行走的瞎謔、製造藥丸的花招、以及請祖宗的打諢，題材愈趨豐富，變成一齣獨立完整的折子戲。這過程委實令人驚訝，成了紮紮實實的汪志勇所說的“娛樂小戲”。甚至小說《寶劍記》、《金瓶梅》都有它的身影，就如一棵大樹申展出枝枝節節。

# 招商店

(南管戲手抄本)

<sup>世</sup>雄 兄妹二人拆東西生死存亡都不知小人姓蔣名世  
雄字周常一厝住東京中土人氏因賊馬反亂我即  
同我小妹瑞蓮逃走不疑到中途拆散前日在  
深林邊遇見一位瑞蘭娘子一路共我同行今冥  
宿在這招商店做伊去睏不理我我今冥看此古  
書卜也用想那會做官也不稀罕啊！我不免也  
入內去睏吓！門都關上不免叫門！娘子！開  
門用門！這

蘭

是誰

(傅斯年圖書館線裝書)



註釋拜月亭記卷上

一名幽  
閨記

彙刻傳奇第三種

夢鳳樓

二南里人羅懋登註釋

刊校

暖紅室

第一齣 家門始終

西江月

末上

輕薄人情似紙，遷移世事如棋。今來古

往不勝悲，何用虛名微利。遇景且須行樂，當場設共

銜杯，莫教花落子規啼。懊恨春光去矣。

問內科試問

後房子弟今日敷演，誰家故事那本傳奇。內應今日

敷演，一本王瑞蘭幽閨拜月記。末原來此本傳奇聽







重校拜月亭記目錄

第一出 家門始終

第二出 閒居自歡

第三出 胡騎南侵

第四出 庭執遷都

第五出 興福逃難

第六出 官司追捕

第七出 脫袍掩跡

第八出 瑞蘭自敘

第九出 避難落草

第十出 緝探軍情

十一出 世隆聞亂

十二出 婁羅打圍

十三出 母子避難

十四出 兄妹逃難

十五出 番將收兵

十六出 奔持途路

十七出 途中邂逅

十八出 相逢得意

十九出 路遇強人

二十出 遇難逢恩

二十一出 母女途行

下卷

二十二出 旅館諧姻

二十三出 王鎮還朝

二十四出 興福應試

二十五出 鸞拆鸞鳳

二十六出 萍跡偶合

二十七出 旅邸思妻

二十八出 恩詔傳頒

二十九出 宴慶團圓

三十出 傷心倦遊

三十一出 同赴雲程

三十二出 幽懷盜訴

三十三出 科場考試

三十四出 姊妹縈思

三十五出 絲牽二鳳

三十六出 棄婚不允

三十七出 月老回姻

三十八出 冰人請宴

三十九出 劍合雙鸞

四十出 配合鸞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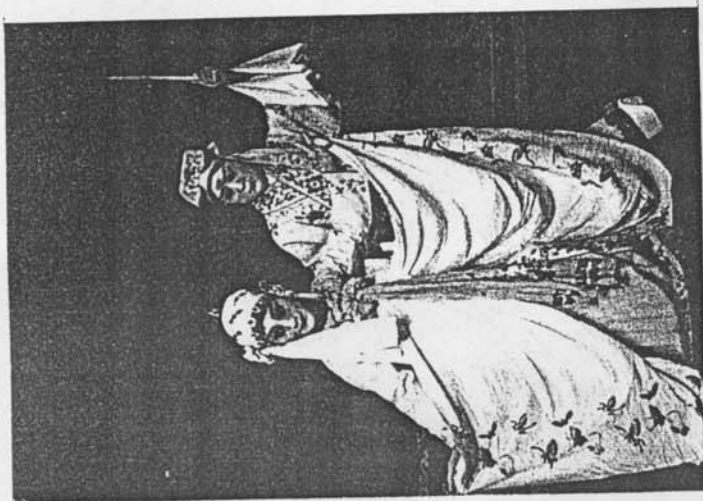






珍珠字詩小槽  
酒滴珍珠紅  
帶酒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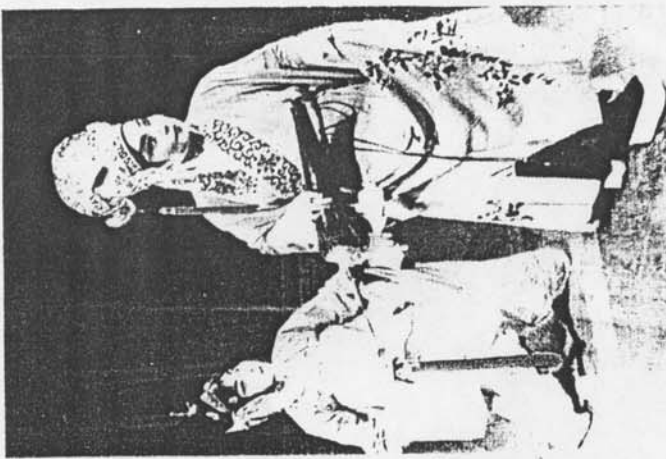
駐馬听生一路奔馳多少艱辛到這裡且喜路途肅靜  
 漸次平安稍尔寧息且恨悠上千里旅情悲苦慨上  
 片鄉心碎合感嘆咨嗟感嘆咨嗟傷情滿眼關山淚生  
對子來此乃是廣王鎮招商店且憑君子生酒保淨草  
間有好酒沽一壺消愁則个便是生那裡  
 金芽簷門面不裝酒味美真箇盃浮醲釀醉滴珍珠生  
酒旗潑新醅草刷兒斜挿小窓西布帘兒招掛踈篱外合共  
 飲三盃共飲三盃今朝有酒今朝醉生酒保你酒只淨  
有三等上等狀元紅中生娘子沽那且君子乃讀書之  
等葡萄綠下等竹葉青一樣酒好人沽狀元紅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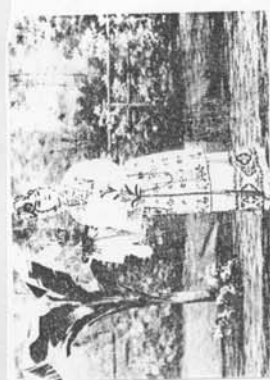
河北戏  
丝弦《扯伞》(杜荣惠饰瑞兰, 于俊仙饰蒋世隆)



桂剧《抢伞》



湖北东路花鼓戏《抢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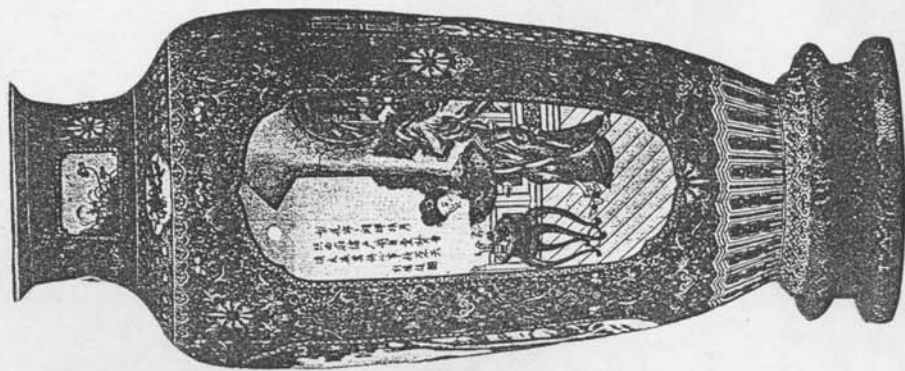
上海市戏曲学校演出《拜月亭》剧照(1959年)  
张洵澎饰王瑞兰



川剧《抢伞》  
罗玉中饰蒋世隆, 萧开蓉饰王瑞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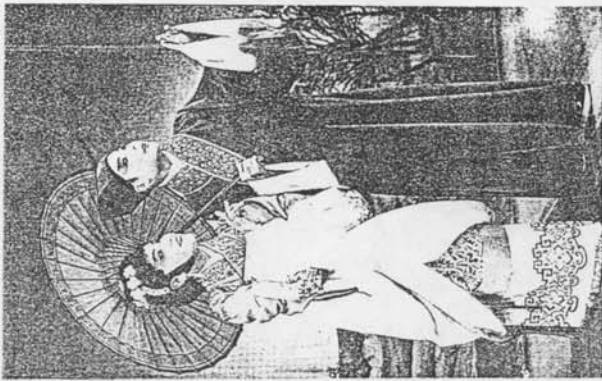


福建小梨园《蒋世隆》(宿店)



2-78 酒《拜月记》戏面瓷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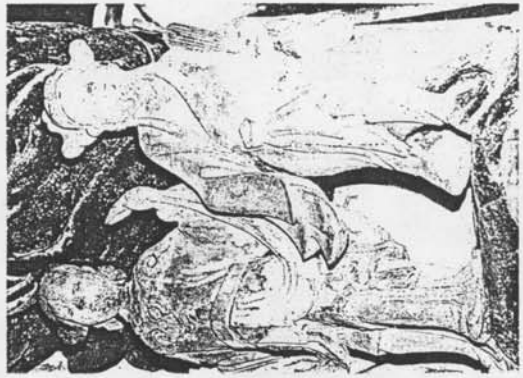
湘剧《拜月记》(高腔)(1958年摄)  
余绍清饰王镇 彭俐依饰王瑞兰  
张福梅饰王夫人



湘剧《拜月记》(高腔)  
彭俐依饰王瑞兰 廖建华饰蒋世隆  
(1956年摄)



陕西碗碗腔《兵火缘·拉伞》



成都望江公园崇崇丽阁戏曲木雕《抢伞》





筆者(右第二人)與家姊(左第二人)到後台訪問湖南湘劇院，與幾位主要演員合影留念。(7、19)。



湖南省湘劇院於 2002 年 7 月 18~21 日首度訪台公演，照片中  
之人物為湘劇新編高腔《拜月亭》男女主角蔣世隆(李開國飾)  
王瑞蘭(左大玢飾)。



吳素霞女士(左)蔡勝滿先生(右)筆者(中)，92年文藝節在台南南聲社南管欣賞活動合影。



民國八十五年，台中清韻雅苑演出《蔣世隆》，雖名為《蔣世隆》，實乃《招商店》一齣。